

往事如昨

烟台故事

# “硬骨头”董勤荣

程绍堂

董勤荣,招远市人,1940年参加八路军,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多次立功受奖,于1950年冬天入朝参战,任志愿军炮二师二十八团一营一连连长。

1951年4月21日凌晨,董勤荣随营长带领几名观测员来到阵地前沿观测地形时,突然遭遇敌人。营长只身掩护后撤,董勤荣则组织大家迅速收拾观测器材撤退。由于收拾器材耽误了时间,被十倍于己的土耳其军队包围。他们边打边撤退,董勤荣不幸肩部中弹被俘。

董勤荣被俘后登记时用了化名“刘光”,但由于叛徒出卖,他的连长身份暴露。在被押往大邱途中,美军多次对他进行毒打,逼迫他交代军事秘密。更可恶的是,美国兵还把他当成拳击的靶子,轮番击打他,用烟头烧烫他的脸和脖子,用木棒敲打他的踝关节,用电线将他捆起来电击他,变着法儿折磨他。董勤荣遍体鳞伤,口鼻流血。即便如此,他也毫不屈服,不透露半点军情,敌人无计可施。

后来,董勤荣被敌人押入釜山临时收容所关在一间禁闭室里,出卖他的叛徒领着投敌叛国的李大安对他进行毒打。李大安是战俘营中为虎作伥的刽子手,极其凶狠毒辣,专用拳头击打董勤荣的伤口。董勤荣被打得伤口迸裂,疼入骨髓,豆大的汗珠直往下滴,可他仍不屈不挠,痛斥李大安:“你这个叛徒绝无好下场!”果不其然,李大安被敌人投入到我军后方被活捉,后被判处死刑,受到了应有的惩罚。

在临时收容所,董勤荣被派去烧水。凡是新到的战俘要喝水,他通过多种方式,了解其思想状况和政治态度,若判断是自己人,就满满舀一大勺开水给他,并热情鼓励,若是投敌或变节分子,则只给一小勺开水,还要痛斥并严厉教育一番。

孙振冠被俘前是我二十军的一位指导员,他发现董勤荣是一名可靠的同志,便将朝鲜人民军战俘准备暴动的消息透露给了董勤荣。他俩仔细观察了哨兵的分布和活动规律及周围地形,详细研究了如何夺取和使用武器以及军官队、战士队的联系方法,并进行了具体分工。他们的行动计划被叛徒告密,孙振冠被美军押去审讯,说“刘光”(董勤荣的化名)已经供出“暴动计划”,要孙振冠承认。孙振冠一听,知道这是敌人的圈套,便说让“刘光”来对质。敌人无奈,只好作罢。后来,董勤荣和孙振冠被一同押送到了巨济岛七十二联队四大队。

孙振冠、董勤荣、赵左端(被俘前系一八〇师团政委,被俘后化名王芳)

三人由于搞地下活动,被敌人关进了监狱。出狱后,董勤荣又因继续联络同志,被敌人发觉,关进了警备队,每天挨100军棍,连续三天,被打得皮开肉绽,但他从来不哼一声,因而被大家誉为“硬骨头”,深得战友们的敬佩和信赖。

一次,一个担任美军战俘学校教员的反动家伙在大会上说什么“马列主义过时了”,董勤荣马上反击说马列主义没有过时。敌人恼羞成怒,派两名士兵把董勤荣带到一个帐篷中,抡起棍子就打。董勤荣奋起反抗,左右开弓,很快将两个美军打翻在地,接着又掐住了一个美军的脖子,正举拳痛打时,被敌人从身后猛击一棒,董勤荣当即昏死过去,一直到第二天早晨才苏醒过来。但从此,美军知道董勤荣身手不凡,都畏惧三分,再也不敢肆意妄为了。

1951年11月7日,孙振冠、董勤荣等人带领40多人冲出了七十二联队,摆脱了敌人的控制。美军在他们强烈要求回国的舆论压力下,不得不把他们送到了七十一联队。在那里他们受到了朝鲜战友的热烈欢迎。

他们一到七十一联队,就立即成立了“中国大队”,重新成立了党、团支部,选举了领导人,研究了下一步的斗争方案。

1952年“十一”前夕,第八战俘营决定于10月1日举行升国旗仪式庆祝国庆,向全世界庄严宣告回国的要求,戳穿美方所谓“朝中战俘不愿遣返”的谎言。为防美军破坏,他们成立了敢死队,董勤荣担任队长,决心捍卫庆祝活动。“十一”这天,美军开着坦克冲进了七号营场,敢死队队员手持石头、木棒与美军展开了殊死搏斗,死伤百余人,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国旗和祖国的尊严。

董勤荣在战俘营中颇有知名度,叛徒称他是“顽固分子”,战友称他为“硬骨头”。

1953年7月27日,《朝鲜停战协定》签字,8月5日开始遣返战俘。8月6日,董勤荣经板门店被遣返回国。12月,董勤荣和战友们回到了辽宁省昌图县,在归来人员管理处教导团学习。不久,董勤荣的被俘问题得到了甄别,党籍、军籍和一切政治荣誉都得以恢复。由于受战俘身份的影响,在使用和职务的提升上受到了影响。即便如此,董勤荣也毫无怨言,始终对党和国家充满了热爱。

1980年,中央下发了《关于志愿军被俘归来人员问题的复查处理意见》(中发[1980]74号)文件后,随着文件精神,董勤荣得到了应有的待遇。

## 我的母校五里头小学

刘小玲



我的小学时光是在牟平区五里头小学度过的。

当时的小学校舍是平房,有十来间教室。校园很大,花坛里种满了月季和冬青,还有一些我叫不上名字的花。从春天开始,各种花竞相开放。校园中间的花坛里有一棵树,上面的花开得很漂亮,每到花开的时候老师就组织我们照相。那个年代照相机还很不普及,照相是有纪念意义的日子才有的福利。家长会给我们几块钱,够我们和好朋友合照。我小时候很多照片都是在学校拍的。

校园大部分是泥地,只有从校门到教室修了一条一米多宽的水泥甬路。校门口有一块很大的平地,立了篮球架,权当我们的操场。这个区域就是我们的游乐园,下课后我们就到操场上玩。女生会在甬路上拾石子、跳皮筋、跳绳,打板是男生的专属,丢沙包、打篮球则是男女皆宜。放学了我们就在校门口打篮球,虽然在泥地上打久了会弄一手泥,但是我们丝毫不嫌弃,仍然乐此不疲。同学们一起跑啊、跳啊,仿佛有使不完的劲。

教室是水泥地,窗户是木头框的,有时候放假回家忘了带书就爬过窗户去教室里拿。上课也没有电脑等多媒体,主要靠老师的讲述。老师经常在黑板上书写很多字,擦黑板是一件苦差事。写得最多的是语文老师 and 数学老师,经常写满一黑板,我们先工整地抄在本子上,等大家都写完了再轮着去擦黑板。

教室里没有暖气,冬天得生炉子。煤是学校提供的,引火的木头、玉米棒等需要学生带到学校去。当时,我们住的村子已经开发了,很多土地流转出去集中经营或者建工厂,很多人不再种地,到村办工厂去上班,还有很多像我们这样的外来户也不种地。每年秋收后,家里没有地的学生就经常一起去捡柴火。秋收之后地里会有很多农民不要的秸秆之类,我们就用袋子装回家,一部分留着自己家用,一部分等到学校需要的时候带到学校去。

冬天生炉子是一件极有趣的事,只有干活利索又离学校近的同学才有资格做这件事。我家离学校很近,并且我在校表现一直很好,理所当然地得到了这个“美差”。为了做好这件事,当时我是我们班最早到校的人,可我生炉子的技术不过关,总是弄得教室里都是烟,最后丢了个“美差”,为此我还难过了好一阵子。

生炉子之后,离家远的同学就把带的饭盒放在炉子边上,中午就可以吃上热饭。我很羡慕可以带饭去学校吃的同学,总觉得他们饭盒里装了很多美味。我家离学校近,从未享受过这种待遇。

五年级时学校建了微机室,也同步开设了微机课。那时候老师也是刚刚培训回来,掌握的不是很熟练,上课的时候主要教我们打字,这在当时已经非常先进了。那时整个村子里有电脑的家庭凤毛麟角,据说微机室是我们村的村办企业投资建的。当时我们还小,并没有领会大人們的良苦用心,经常趁老师不注意的时候玩些俄罗斯方块之类的小游戏,这大概就是我小学时光中遗憾又美好的回忆了。

跟老一辈相比,我们是幸运的一代。我妈妈小时候都没能念完小学,她在家排行老四,上面有一个哥哥两个姐姐,下面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。尽管妈妈读书很有天赋,老师多次家访做工作希望妈妈继续读书,校长也答应减免妈妈的学费,可是家境窘迫加上受重男轻女思想的影响,姥爷掐断了她上学的希望。上小学二年级时妈妈就被迫中断了学业,在家做家务照顾弟妹。我小的时候,妈妈时常边陪我写作业边用我的课本自学。就是凭借刻苦的自学,妈妈实现了扫盲。尽管偶尔还会写错字,但是基本上可以满足日常的需求。

每每说起这段往事,妈妈总是唏嘘不已,慨叹当时生活的艰辛。在我的求学道路上,考大学、读研到后来的出国,妈妈也是尽己所能为我创造条件。她时常会感叹我们这辈人是何其幸运,有机会看见更广阔的世界。我们的幸运是好几代人筚路蓝缕付出巨大的努力换来的。

2000年左右我们村拆迁建小区,大家陆续搬进楼房。我的母校五里头小学由村委投资建设成现代化的校园。新学校于2007年1月投入使用。学校占地面积24亩,校舍面积3489平方米,固定资产总值693万元,图书册数17141册,配备了现代化的塑胶跑道、多媒体计算机。学校集体供暖,中午食堂有配餐,孩子们又是何其幸运,能享受到我们以前完全想不到的幸福。

抚今忆昔,我的亲身经历就是祖国不断强大的最好实证。作为一名初中历史教师,我将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,把我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。